

侠女

郑万泽 著译



聊斋爱情故事新编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《聊斋爱情故事新编》的上册，它共收《聊斋》爱情故事二十篇。

本书著译者注意在不脱离当时的历史、社会背景，不违反原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的前提下，把翻译和改写结合起来，对所选的蒲氏《聊斋》爱情故事进行了必要的再创造，剔除了原作中封建性糟粕，发扬了它所固有的民主性精华。

本书文字流畅，增删得当，基本上能传神地表现出原著的风貌；再加上各篇故事后所附的短评，更为阅读、欣赏祖国文化遗产——《聊斋》提供了方便。

侠 女

聊斋爱情故事新编

郑万泽 译著

戴敦邦 插图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福州得贵巷27号）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1.5印张 2插图 225千字

1983年7月第1版

198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0,600

书号：10173·431 定价：1.00元

前 言

蒲松龄是十七世纪我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，生于一六四〇年，卒于一七一五年。他的文学名著《聊斋志异》，不但在我国流传三百年脍炙人口，而且蜚声域外，已有十一种外国文字的译本问世。与世界上所有的文学巨匠一样，蒲松龄的影响已经跨越国界，打破了不同语言文字所造成的隔阂。

《聊斋志异》是蒲氏的主要著作。蒲氏尽毕生之力，采集民间传说、遗闻轶事为素材，加以丰富的想象、精心的构思而撰述成书。《聊斋》的内容大都以说狐谈鬼、搜奇猎奇的面目出现，所谓“事或奇于断发之乡”、“怪有过于飞头之国”。然其笔触所及，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其中，有不少篇章是以男女爱情为题材的。这部分作品，多数是情节曲折、刻画细腻、基本倾向积极的优秀的中短篇小说。但是，字里行间又往往孳杂着某些封建意识或不健康的描写。这种瑜瑕互见的现

象，实际上正反映了作者蒲松龄思想观点方面的矛盾。蒲氏的恋爱观，同他的社会观一样，不可避免地充满着各种难以解决的矛盾。他赞美婚姻自主，又维护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；他歌颂纯洁的、生死不渝的爱情，又鼓吹一见倾心、三妻四妾；他反对婚姻上的门第观念、嫌贫爱富，又把登黄榜、做高官跻身富贵门第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。但是，总的来说，由于蒲氏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态度，他那种因袭时代、阶级的传统而形成的习惯和偏见，并不能掩盖他作品中的民主性的熠熠光辉。

《聊斋》的文字古艳典雅，凝炼而清新，向为文人学士所歆慕。但从普及的角度讲，又因为文字障碍较多而不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。如果按照原文翻译，由于文言文和现代文在遣词造句诸方面的差异，较难传神地表现出原著的风貌；对各篇中偶有的芜杂猥秽又无法删除，或删除而难以做到不伤脉络。为此，本书译著者试图选择《聊斋》中的一部分爱情故事名篇，在不脱离当时的历史、社会背景，不违反原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的前提下，把翻译和改写结合起来，有删有增，作必要的再创

造，剔除其封建性糟粕，发扬其固有的民主性精华，以期让更多的人民群众能够阅读、欣赏这一祖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。所选各篇，题材虽多涉及爱情，但蒲氏的创作意图决不仅仅是表现卿卿我我。读者在领会故事内容的同时，兼可了解蒲氏所处社会的时代特征、道德准则、风俗人情等等，抚今思昔，或能起一定的借鉴作用。

这种尝试，关系到文言文翻译和古典名著改写这两个原则问题。关于文言文翻译，一般有两种目的。一种是为了辅导学习古文，那就必须忠实于原著，详注直译，便于读者理解原文的一词一句；一种是为了介绍作品内容，让暂时读不懂原文的人知道某书、某篇讲的是什么，这就不一定要逐字逐句对照翻译。当然这两种目的不可截然分割，但还是可以根据出书意图、读者对象而有侧重。——本书的目的则属于后一种。关于古典名著改写，《聊斋》作者蒲松龄本人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先例。且不论他的《凤阳士人》、《续黄梁》即脱胎于唐人传奇；仅就他在晚年把《聊斋》中的《张鸿渐》《江城》《商三官》和《席方平》等六七篇小说改写成

为俚曲而言，大概多少可以证明他不会因本书译著者的删改铺张而见怪。

本书拟分上下册出版，每册各收爱情故事二十篇，各以首篇的题目为书名。其中的《婴宁》、《阿英》等篇，曾在别的书刊上发表过，因是《聊斋》爱情故事中著名的代表作，割弃将难窥全豹，故仍收入本书，但分别进行了重写、修改或补充。篇后各附短评，或点清文章主旨，或说明译著者的看法，聊供读者参考。

本书的出版是一次大胆的摸索，限于水平，谬误恐难避免，欢迎专家和读者同志指教。

郑万泽

一九八二年·上海

目 录

前 言

一	侠女	(1)
二	翩翩	(22)
三	连城	(41)
四	公孙九娘	(56)
五	红玉	(73)
六	西湖主	(91)
七	鸦头	(107)
八	林四娘	(126)
九	云翠仙	(144)
一〇	连琐	(163)
一一	姊妹易嫁	(182)
一二	青梅	(196)
一三	江城	(215)
一四	鲁公女	(237)
一五	婴宁	(256)
一六	荷花三娘子	(276)

- 一七 阿英..... (290)
一八 伍秋月..... (307)
一九 聂小倩..... (322)
二〇 辛十四娘..... (342)

侠 女

南京有一位秀才，姓顾名逸。他人品出众，博学多才，精于绘事，又写得一手好字；家里很穷，人口又少，只有一个母亲，年纪大，常常患病。顾逸不忍远离母亲，又厌恶上层社会的尔虞我诈，因此既不应试进取，也不谋求职业，靠着卖字鬻画维持母子二人的生计。母亲倒也不求儿子闻达，只是为他的婚事担心，二十五岁了，还打着光棍儿。妈妈着急，他自己却毫不在乎，说没有知心合意的人宁可终身不娶。

顾家离市镇较远，三间平房，坐落在村梢上，没有什么左邻右舍，对门有一幢破旧房屋，也已经空关多年了。一天，来了一老一少两个外乡妇女，租住这幢空屋。新来乍到，彼此不熟悉，恰巧顾妈妈正犯病躺着，顾逸忙着照顾也就没有前去探望。半个月之后的一天，顾逸从镇上回家，迈进大门，看见有一个姑娘正从母亲屋里走出来。那姑娘才十八九岁，高高的个儿，细细的腰肢、既秀丽又文雅，劈面撞见顾逸，并不忸怩作态，但却显得很庄重、很正派。顾秀才闪过一旁，目送姑娘出门走了，才进屋子问母亲是谁来串门。母亲说：

“就是对门新搬来那吕家的姑娘——针儿断了来借针的。怪可怜的，孤儿寡妇，就母女俩，赶明儿你上街帮她捎几根绣花针来。”

看来那姑娘家比顾家还要穷乏，日用杂物都不齐全。姑娘常常过来借这借那。有时顾妈妈拉她坐一坐、谈一谈，知道姑娘名叫吕嫻，娘儿俩相依为命，生计困难，靠着姑娘做些针线活儿度日。来往勤了，屋子又小，顾逸不免要跟姑娘相遇，彼此虽很少搭话，却也不回避。顾逸冷眼观察，感到那姑娘的眉宇之间，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神情。说话很爽朗，沉思时又很抑郁；灿然一笑，脸上堆满了天真的俊气，薄薄的嘴唇一闭，又显得十分的老练和严峻。顾逸不禁几次对母亲说：

“这个吕嫻姑娘非比寻常！”

顾妈妈猜度儿子的心事，顺着话音儿说：

“她啊，是不寻常。人样儿比你画的西施还俊，手又巧，心又灵——要是能有这么个儿媳妇，妈妈我做梦也会笑醒了。”

“娘，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你的意思我不管，”顾妈妈故意板起脸说，“我的意思是，你也老大不小的啦，难道打一辈子光棍？明天你给我上她家去拜望吕老太太——若是谈得投合，提提这门亲事，好不好？”

到次早，顾妈妈催儿子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到对门去拜访。吕家老太太比顾逸母亲更龙钟，腰也弯了，耳朵也有点背，见了秀才，大着嗓门乐呵呵地让坐。顾逸眼锋一扫，屋里空空的，真是“家徒四壁”。穷人不会嫌穷人，顾逸恭恭敬敬向吕家老太转达了母亲的问候之情，并且说：

“伯母客居敝乡，人地生疏，家母严命小侄应竭力匡助，看有什么须小侄效劳之处，务请面示，不要客气。”

吕老太凑过耳朵敛神听清了秀才的话，叹了一口气：

“小女曾多次称颂，令堂仁厚待人，顾相公品行端方，今日相见，果然如此。寒家流落贵地，家贫势孤，日后总还要多多仰仗顾相公。”

顾逸一听老太的谈吐，暗暗称奇，更相信这母女俩不是寻常的人家出身。他不便多究，只是婉转地转达了母亲的意图：

“家母命小侄转禀，舍间也丁单祚薄，家寒人少，如蒙不弃，是否可结为亲戚，共同生活，则两位尊长日常可以相伴，小侄亦能曲尽子侄之礼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，”吕老太听懂了，也愿意攀这门亲事，她回过头去征求姑娘的意见，“孩子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姑娘正陪着坐在一旁，低头绣一方锦帕，这时她慢慢抬起头来，瞥了秀才一眼。秀才也正注视着她，只见她那明亮的大眼睛，闪过了一丝柔情。但是，一瞬间，立即换上了严肃、冷酷的神色，眉心微蹙，唇间似乎发出了无声的叹息。她明确地向母亲摇了摇头。

顾逸也不着恼，坐了一会，仍然恭敬地行礼告退。回家把经过情况禀告母亲，顾妈妈失望地猜测：

“那姑娘莫非嫌我们家穷？”

“不！娘，那吕姑娘美得象朵鲜花，性格却比霜雪还高洁，是个奇女子，并不是嫌贫爱富的人。”

求亲不成，顾逸母子对吕娴的敬爱并没有变，两家还是和睦地来往。

一天，顾家来了一个美貌少年，向顾逸求画。交谈之下，顾逸觉得他知识相当广博，只是举止轻佻、语言儇薄，不象个忠厚君子。问他姓名住址，说是邻村姓吴。此后，那吴生经常来访，用很在行的褒词赞美顾逸的书画。好话容易入耳，渐渐地，顾逸也把吴生看成是一个好朋友了。有一次，他俩正在堂屋里高谈阔论，恰好吕娴过来，迳自到顾妈妈屋里去。吴生看到她，吃了一惊，问：

“这位是谁？”

“邻居。”

“怪得很，那么艳丽，却又使人望而生畏。”

“何畏之有？”顾逸开玩笑说，“莫非邪不敌正？”

吴生不高兴了：

“是邪是正，犹待考察，究竟属何等样人，是瞒不过我的。”

说完，吴生悻悻地告辞走了；不一会儿，吕娴也从顾妈妈屋里出来回家。顾逸到母亲跟前，顾妈妈说：

“刚才吕家姑娘是来借米的。昨儿她们家一天没有生火，老太吃了几个烧饼，姑娘自己整天没有吃——你赶快送点儿柴米过去。”

顾逸急忙背了一斗米，挟了一捆柴送到吕家。轻轻一打门，吕娴开门出来，接过柴米，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，没有说一个“谢”字。

此后，顾逸卖了字画，买回来柴米油盐，总是分做两份，一份留在家里，一份送到吕家，吕嫻每次都默默地收下，默默地分手，嘴上从来不提这一回事。顾逸虽有点儿奇怪，可他一向气度宽宏，也不以为意。

这样过了好几个月，顾妈妈忽然在小腹部生了个痈疽，几天就溃烂了，疼得日夜呻吟。吕嫻知道以后，每天几次地来服侍顾妈妈，洗创口、换药，收拾污秽的床褥衣裤，象一个孝顺的女儿侍候母亲那样体贴入微。顾妈妈非常感激，流着泪对吕嫻说：

“唉，好闺女，我这场病，要是没有你，早就折腾死啦！唉！怨我没福，没有这么个好儿媳妇……”

“伯母，别那么说，令郎是个孝子，比我这女孩儿强多了。”

“我那孩子是不赖，人人都夸他好，可再好也干不了你帮我做的这些事儿啊！唉，人老了，总有一天要入土的，”顾妈妈凄惶地摆摆头，“要是能看到他成家，能抱一抱孙子，我就口眼都闭了。”

正说话间，顾逸一手提了几包药，一手托着糕饼从街上回来。顾妈妈又流着泪对儿子说：

“逸儿，多天来，亏了吕家姑娘照顾我，你给我好好地谢谢她！”

顾生这些天心里也着实感激吕嫻，妈妈这一说，他连忙过来深深一揖，诚恳地说：

“姑娘大德，顾逸没齿不忘。”

吕娴忙站起来回礼，眼珠一瞬，那一丝柔情又闪现了出来。接着，她低下头说：

“顾先生，您以辛勤笔耕所得，分润我母女已经好久，窃以为道义相通不必言谢，您今天又何必客气。”

顾逸母子听吕娴这么讲，更觉得她识见高超，越发地敬爱她了。此后，虽然往来频繁，亲如一家，但吕娴的神情始终给人以一种沉郁、冷漠、严厉的感觉，偶然出现一瞬间的温柔，总是稍纵即逝，犹如昏夜里闪过的一线电光，顷刻就消失在漫漫的黑暗之中，令人捉摸不着。因此，尽管顾妈妈十分喜欢她，而且看得出她对儿子颇有好感，却不敢冒昧地再提亲事，只是常常旁敲侧击，说自己怎么想抱孙子，怎么为“顾氏宗祧”而担忧。顾逸呢，他对吕娴的爱慕更是与日俱增，心里暗暗盼着能常常见到她，即使没有交谈机会，能看她掠一掠鬓发，整一整衣带，也觉得是一种慰藉。但是，顾逸又是个正派的青年人，他不愿意随便把自己的感情强加给别人，所以总是谨慎地克制着，不肯让吕娴察觉而为难。

有一天，天色已晚，吕娴到顾逸家里来归还白天所借的笔砚。那一天，顾逸觉得，灯光下的吕娴容光特别焕发，眼波流动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似的。小坐一会以后，吕娴告辞，顾妈妈吩咐儿子送到门口，而且要他看着吕娴过街进了自己的家才准回来。吕娴默默地在前面走，顾逸默默地在后面送，待走过街心，她忽然回过头来，对顾逸嫣然一笑。这一笑，顾逸好象在冰天雪地之中突然看到了一枝盛开的、鲜美艳丽的牡丹，眼前一亮，精神一振，心扉也“呀”的一声打开来

了。他正要上前说些什么，吕娴却已经走入家门，迳自进去了。

顾逸回到自己屋里，怔怔地呆坐了一阵，不禁取起刚才曾在吕娴手中停留过的那块砚台，轻轻地抚摩着。她的手温，当然早已消失了，但顾逸仍然觉得那冰冷的砚台和上面的木盖都有一种暖意，通过指尖传到心头。他无意识地把砚盖打开，啊！里面有一张小白纸条儿！拿起来凑向灯光一看，哈！上面用簪花小楷写着两行字，是朱淑真的两句诗：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”这意思是显而易见的，明明白白的。顾逸高兴得心都要跳出胸口了，手里紧紧地攥住小纸条儿，坐着不对劲，站起来也不是味儿。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，他又站停下来冷静地思考：我曾亲自上门求婚，她严峻地拒绝了；母亲多次暗示，她又不肯接茬儿。既然不愿结成婚姻，怎么又会甘心于“桑间濮上”的行径呢？而且，这也不符合她平时的为人啊！可是，小纸条儿上写得那么清楚，又肯定不是偶然的、无意的，……应该怎么办呢？

在这种情况下，顾逸再也无法拒绝情感的驱使。他把小纸条儿小心地揣入怀里，窥看到母亲已经入寝，他就轻轻地举步来到对街。一推大门，掩着没有上闩。从院子里望去，吕老太屋子里的灯火已经熄了，吕娴屋里却亮着灯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映在纸窗上，一手支颈，似乎在沉思着什么。顾逸拨出胆子上前用手指敲了一下窗子，那身影缓缓地站起来，却并没有移动脚步。顾逸转到房门口推开门，吕娴迎着他又是一笑，回过头去，吹熄了烛火。

东方的曙色今天过早地从窗棂中挤了进来。顾逸轻声地问：

“您打算哪一天成婚？”

吕娴微闭双眼，在枕上摇头：

“要成婚，昨晚何必让你来。”

“那……”顾逸困惑不解，“你是戏弄我？”

“难道我会戏弄自己？”

“嫌我穷吗？”

“你穷，难道我富？”

“那，究竟为什么？”

吕娴微微叹息：

“为了你——也为了我。如果你相信我不是放荡女子，就请暂时不要问，日后，你自会明白的。”

“那么，咱们今晚再商量罢。”顾逸无奈地说。

“不！”吕娴正颜厉色地说，“不但不能有今晚，而且不能有今后。”

天色将亮，吕老太屋里已经有些动静，顾逸怀着许多难解的疑惑和恋恋的感情离开这儿，回到了家里。

他把那张可珍贵的小纸条从怀里取出，想一想日期，昨天是十月十六日，就把它藏在书架上第十本书的第十六页夹缝里，然后躺倒在榻上，甜蜜地回忆着昨宵的温馨，同时也苦苦地思索吕娴所说的那一番话。

个把时辰之后，吕娴象以往有些日子那样，过来帮顾妈妈梳头了。顾逸听到吕娴的声音，从榻上一跃而起，趑趄着

来到母亲屋里。那吕娴似乎跟昨晚换了一个人，又恢复了冷若冰霜的样儿，都不正眼觑他。顾逸待吕娴做完杂务回去时跟上去，她却头也不回，加快脚步走了，根本不睬顾逸。挨到天黑，顾逸又来到对街，吕家那大门早已关门上闩，从墙隙望进去，所有的屋子都黑洞洞的，似乎母女俩已经安歇了。

这样连续了好几天，把个顾逸急得寝食难安。那天，顾逸借着送米过去的机会，趁吕娴刚打开门就说：

“今晚门再关着，我就跳墙过来。”

吕娴一怔，又微吁一声，眼色中呈现出十分温柔，她说：

“逸哥，请你听我的，一定不要来，我的心，你迟早会懂得的。”

说完，她又把门关上了，但是，关得轻轻地、缓缓地，似乎她也并不愿意这样做。

顾逸颓丧地回到家里，迷惑了一阵，又愠怒了一阵，但他毕竟是热爱吕娴、信赖吕娴的，渐渐地，使自己冷静了下来。他想，吕娴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，目前自己还领悟不了；既然真心诚意地爱一个姑娘，就该多为她着想，体贴她的一切苦衷，哪怕还没有懂得，也该照着她的意思去做。这样一想，他的心情豁达了，不再为此而苦恼。因为他感到，他和吕娴的心是相通的，自己有几分苦恼，也必然会使吕娴承受同样分量的苦恼。

此后的若干日子里，顾逸在吕娴面前，恢复了十月十六